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四

孫逢吉 傅伯威 黃度 周南 何異 王居安

婁機 黃疇若 呂午 子沆 徐經孫 黃師雍 李昂英

王萬 曹圃 從父叔遠 王遂 黃黼 劉伯正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登進士令萍鄉以治最聞歷遷秘書郎兼喜王府直講紹興二年春雷雪交作應詔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仲諭駁崇氣飾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比來親王戚畹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忝怨者多聞者爲之罷役知臨安潘景珪結

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疏其罪景珪以計傾驛除驛匠監逢吉
乞收新命不報併劾景珪乃持臺諫茂視朝綱罷之逢吉在諫
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出
爲湖南提刑召除秘書監兼吏部侍郎充孝宗撰官按行使與
朱熹議禋廟所言不合然伏其論正俄兼侍講有優人王喜效
熹進趨以儒爲戲逢吉極論其非因講詩權輿篇謂待賢者有
始無終與今日事相類上意不然會彭龜年亦補郡逢吉因疏
言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
者無若龜年今皆已去臣恐賢者皆無固志所用不過庸鄙儉
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
從臣皆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遂皆却入欽坂甚恭逢吉
以爲臣子之事君父禮當歸一奈何旣出復入遂不揖而去適

部中會食吏報除王喜閣職逢吉抗疏力爭侂冑大怒坐以誣
詆出知太平丐祠提舉興國宮起知贛州以疾卒諡獻簡弟逢
平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傅伯成字景初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進士調連江尉明
州教授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擢知閩清父歟服除改
知連江東湖隄壞卽下流南港爲石堤溉田餘三千頃民蒙其
利慶元初召爲將作監簿進太府寺丞言朋黨爲學之弊起於
人主好惡之偏議論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遵行熹
遺意創惠民局以濟民病革禮鬼之俗郡之南門爲橋三十五
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還工部侍郎時方議開邊伯成言天
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望若堅緻而內之罅漏寢
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欲徵倖以圖古人之所難此臣未之

知也。相府災或以爲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正官師相規時也。遂陳三事。曰。失民心。廢軍政。啟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峻拒之。出爲湖廣總領。乞戒邊帥毋生事。不宜輕棄信誓。受敵叛降。鄧友龍劾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諭。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策雖主和。願不廢戰守。進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時彌遠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語。闕帥倪思謂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上言。思固過。當然不當摧抑太過。恐塞言路。又常語同列。方彌遠舉事。若不得遂。其家先破。倪思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家之福。李壁預誅倪思功。請居撫州。伯成言不酬近功而追前罪。諸臣無有以功贖過者矣。又

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爭若差除小者何必乖異或
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將引以共政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
哉因疏大臣以私滅公左遷集英殿修撰出知建昌訢蔡元定
寃俾得歸葬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
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伯成曰虛此實彼利
害等耳不若移兩砦之兵包港在焦圖之中令迭戍之又廉得
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會郡都試捕而剿之無一逸者獄具
貸死黥隸諸軍以病乞休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
宗卽位與楊簡同召賜金帶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加寶
文閣學士提舉祔祠觀奉朝請聞評事胡夢昱論事貶蹙然曰
向爲小臣猶抗論呂祖儉之貶今叨竊至此安忍無言卽奏方
今內無良吏田野怨誹外無名將邊陲危急廉耻道喪風俗益

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而貶。使犯顏敢諫之臣。反加以共工驩堯之刑。安敢再望太平耶。不報。明年轉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官。辭不受。生平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諂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雖病在告。而愛君憂國之念不衰。常募戶諫。遺疏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封府僉同三司。賜諡忠簡。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幼好學。攻文。秘書張洵稱其似曾鞏。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轉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免募兵。上屯田府衛十六篇。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首言。邇者太白晝見。犯天關。榮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之象。光宗不聽。又託已爲喻。言臣父年

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謂移孝爲忠冀以感
悟上心末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朝公卿大夫諫而不
改閭巷小人妄議紛然臣竊危之不聰遂出朝門寧宗卽位詔
復職改右正言韓侂冑欲排留正知度嘗與論事不合諷使擠
之度不肯具疏將謝其姦爲侂冑所覺御筆除直顯謨閣知平
江府度固辭言蔡京擅權諫臣俛首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
御筆逐諫臣使不得効一言恐非國家之福趙汝愚袖其疏入
白詔奉冲佑祠祿歸養俄起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敦賊
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歸侂冑而黨論起矣然尚知嚴
憚不敢加害除知泉州復辭進直寶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名
爲太常卿兼國史編修諭侂冑首異敵還泗州人五千以爲
辱國非是尋權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移疾

改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裁決訟牒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待制
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奏罷科糴均輸招歸業饑民
活九萬家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胡海首以獻先時
募雄淮軍收剌已十餘萬別屯數十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給
以錢遣復役遷寶謨閣直學士引年不許召爲禮部尚書兼侍
讀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惟純用儒生務惜民力上納其言
謝病丐去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
年進龍圖閣學士卒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以學業爲本作
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
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
推挽人物以爲己任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有藝祖憲監仁
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 姤周南字南仲平江

人年十六心陋舉業從葉適講學頓悟爲文詞雅麗精切達於
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已任登紹熙進士授文林郎池州教授
坐度併罷俱入偽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對策詆權要又劾罷
之遂絕意仕進後卒于家爲人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敝衣惡
食晝夜挾書以遺老俟死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登紹興進士調石城簿擢知萍鄉政
績著聞由國子監簿遷丞轉封獨無所言光宗喜曰君臣一體
不在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與
黃度劉光祖聯名言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姦人離間父子
當明正典刑不報旬外授湖南運判攝帥事邵陽蠻侵擾邊異
募山丁捕亂首蒲來矢衆黨悉降尋提點浙西刑獄召除太常
少卿改秘書監兼實錄檢討權禮部侍郎攝太常寺有芝草生

太廟侂冑率百官往觀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冑不悅因劾罷予祠久乃起知夔州兼水路安撫使夔土狹食少異會同轉運使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民賴以濟是年七月丙戌有妖星自東南衝西北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化爲天狗異具以聞言蜀將有兵變宜豫爲備尋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去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嘉定初召爲刑部侍郎夏早上言時政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而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緩關征明年權工部尚書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之勸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告老進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爲人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有月湖詩集行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初名居敬字簡卿避嫌名改自幼聰慧讀孝經卽知夫子教人以孝劉孝遜令賦七月七夕詩授筆成之綽有思致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登第授徽州推官兩艱服闋改江東提刑司幹官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名對首言人主當務知人安民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使衍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二者罪鉤安有薄罰一步帥而諸司置弗問乎遷校書郎乞召試執政謂蘇師旦建節朝廷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極論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至於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今言不較過矣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奉仙都觀祠踰年起知興化軍條奏便民要務

乞行經界罷蕃舶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名爲秘書丞轉對言今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徼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筭上策也改著作郎領國史實錄院兼權考功卽官攝右司諫謀誅韓侂冑居安實贊其決繼兼侍講直呂祖儉祖泰之寃以伸忠鯁之氣論趙彥逾爲萬世罪人始忿趙汝愚不與同政遂啟侂冑專政之謀不當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名凡爲諫官纔十八口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奏陛下特遷臣者欲使不得言爾若論祖宗之法二史並得直前奏事中書雷孝友論其越職奪官罷去太學諸生舉幡乞留楊簡項安世致書謂爲吾道增重乃人中龍也踰年復官起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復遇歲儉汰卒羣聚寇攘藉其威惠境內晏然副將劉祐爲怨家告密自誣服居安爲直

其事因得昭雪進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有戚屬葛慆家富於貲嘗憾父嬖誣以姦盜株連瘐死數人居安閱實捕諭流徙池州入覲上稱爲有用之才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黑風峒羅世傳倡盜江西帥欲買降以爲功賊謀益逞合聚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永新龍泉列城皆震朝廷憂之共推居安爲帥兼領郡事命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爲書曉都統制許俊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親往軒戰勝於黃山賊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其勢日蹙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故爲厚待重賞以疑其心二賊交惡乃密令練木賊黨襲擒元勵以獻與青草峒賊並磔于吉之南門又設方畧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首以徇羣盜次第遂平居安

本起書生。軍事不學而能。實信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攻
賊之策。故兵民無傷。江西人尸而祀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
言罷。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名。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
命。色相賀。居安入對。言人主畏無難。不畏多難。今日與地寶玉
之歸。蓋思前日得失存亡之故。言極切至。甫兩月。提舉王隆宮
復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郡政大舉。理宗進敷文閣知福州。升
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暨寇起。寧化以
書諭汀守曰。汀地土瘠。民貧。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
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事聞。卽委居安以招捕募軍校劉華
丘銳。授以計畫。賊已至郡州。人大懼。知帥有撫納意。復引退。華
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備疆好大言。自負
知兵。欲出不意。以爲已功。賊知其謀。遂敗降約。旣而建劔江西。

嗚聚蜂起議益不合居安喟然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未幾卒累贈少保有方巖集行世所論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人以爲

名言

要機字彥發嘉興人登乾道進士授鹽官尉父壽戒以入官未易調會山簿郡委治銅城圩兩旬告畢七擬鄰邑率以績問調於潛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兩艱免喪幹辦江東提舉司公事易淮東改知西安巨室買地爲塋發之遇石告索元價機斷曰設若得金將誰歸已之通判饒州平民冤獄獨帥袁

說友倅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及刑名疑慮之弊累官著作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俄除資善堂小學教授日陳直言正道又手書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諸事以獻太子命寘座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歷遷駕部郎官成都火應詔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務爲苛刻不能節損以裨厥職將帥偏裨務爲交結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擢監察御史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郡守不可輕濫貽害千里韓侂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侂冑不悅遷右正言兼侍講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廣求人才三牙管軍各舉將帥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川襄機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若開邊歟死不敢奉詔泗州捷聞機又言若

能自此成功以懋列聖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
愈深耳鄧友龍謂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罷去侂冑誅名
爲吏部侍郎奏曩者權臣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行以至公
始可以服天下若因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讐未復且爲沮抑
一涉於斯人心解體矣又言兩淮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
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患時沒入權臣內侍等家貲請
逐一檢校專助養軍之費有故官子喪未舉而赴調者機爲杖
部胥數人使治墓而後就選尋兼太子左庶子進詹事遷給事
中諭海巡入廂親從都軍頭等年勞轉資恩旨太濫未應年格
乞收寢俟年已及予之帝稱善歲蝗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其
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拜禮部尚
書嘉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市三月進參知政事

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瘡痍方深敝蠶紛然彌縫裨贊其力居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必先有功振拔孤寒有舉員及格當改邑而必欲朝闕者執奏罷之堂吏寄資未仕陳乞封贈機曰今例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白身何可得其稱獎人才不遺寸長疏列姓名以備采取所薦進不欲人知皇太子立攝中書令讀冊祀明堂爲禮儀使三年告老太子遣官勉留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生平深於書學凡尺牘人多藏弄太子得所書廣千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撫弟模棟卒爲善士所著歷代帝王總要班馬字類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襁抱而孤外大母杜氏教之登淳熙進士授祁陽縣簿有訴僧爲盜殺人者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刑

馬大同已而得真盜大同薦之調郴州教授再任嶺外改靈川
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畧司選條畫招捕事宜謂須稽原始
亂爲區處之方改知廬陵故事以六月督崎零稅崎若念民力
艱食取任內錢三十萬代輸之諸司舉爲邑最召赴審察差監
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應詔上三急務曰賦歛無藝
都鄙無法守令無狀還太府簿兼吳益王府教授歷轉著作郎
拜監察御史首論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善爲國者必以恐
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會
侂冑罷上章劾去帝知其懷忠燕不許時江淮督府罷不更置
崎若奏和戰未決恐無以統諸將乞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爲宜
撫使卽日以命丘宙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上言帑藏無餘
歲幣必取之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詔置安

邇所令侍郎沈誥條具節省拘推事目時若又乞依仁孝兩朝
成訓先令內諸司內侍長自行搜訪在外委三省宰掾樞屬六
曹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既而內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獨得
估籍姦賊及官司房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侂冑萬畝莊等凡
五項行之又乞類聚更化以來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付中
書時都城穀貴淮浙饑民交集始詔臨安府按籍振濟以三月
後麥熟爲限時若災乞覈實近甸之人有未能歸者更賑兩月
家破極貧流民必難遽去限以六月又言湖廣黑風峒寇盜實
由官司不爲決訟所致宜戒諸司申明法禁平心決訟勿令禁
官巡尉侵漁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折閱日甚朝論頗
嚴稱提民愈不售時若奏物少則貴多則賤盍令郡縣先收十
一界消毀勿支俟上下流通則不待稱堤矣由是較急之令少

寬理災令舉刺監司不才者伺臺監考察疏乞崇忠厚延質樸
屏絕浮薄之論又奏官吏苛刻科役頻併賦歛繁重州法淹延
四事又乞撥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令戶察一員專監
安邊所帝皆是之金使告哀差充館伴權戶部侍郎卅皇太子
充引見禮儀使蜀自吳曦叛後移制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
擇噤若以往進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亟命榜九邑蠲獨積欠
考官吏冗員非敢命差注者悉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二
十餘萬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悉期以異日續輸又糴米十五
萬足廣惠倉儲減他重賦以寬民力沈黎蠻屢犯邊爲榜諭禍
福青彌兩羌乞降敘州蠻蠻合部族寇捷爲利店亟調兵設方
畧捕之皆遁去噤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
移檄其府權免本莊炭估麻租令子弟卽日赴邊且邀西軍往

防蠻知有備乃退既而兼制敘州兵甲公事得以專行益嚴守
備蠻首昔丑降賞功進龍圖閣待制留蜀四年弊根盡穴苗獯
梟桀乞揀留移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爲
東南監司更用東南賢士守蜀四路杜州縣姍姍之私輕錢引
取貼之費以紓民力事皆施行大立城自張儀始築高駢脩之
歲久傾圯因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修城備名遷兵部尚書
太子右庶子兼詹事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提舉
鴻慶宮至煥章閣學士致仕卒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
故事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登嘉定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張忠恕致
之幕下事惟取裁時張母就養特迎午二親俱入衣綵上壽邦
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稱午有操守使其二子定交檄

攝蕪湖廬州安集淮南流民遣兩兵會公事司理以爲奪民午
謂兵有公牘不可謂奪適江東提舉徐僞行部以田事逢迎史
彌遠劾午罷監溫州鹽場改知餘杭復以言罷自此名益重浙
東提舉章良朋辟爲沿海制置幕僚每問海寇未息策將安出
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卽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
幹宮施一飛建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賞海
道遂清差知龍陽正蒙民固守忠教人獄誅之彌遠置人才傳
書午治縣之政差兩浙轉運主管文字值運使罷彌遠重之卽
令護印久不注官人問答曰有護印者爾謂其不能耶午聞之
力辭父憂免喪遷太府寺簿彌遠罷帝親擢爲監察御史諭鄭
清之喪師之罪時成都丁黼死史嵩之孟珙陳韓杜果王鑑發
京湖淮黃兵十七萬始解周葵在淮東坐視不出幸災樂禍

無同舟共濟之心反謂其黨嵩之左相李宗勉亦以爲疑乃遷
午宗正少卿兼國史寶錄院出知泉州會有自淮東來者言臺
官皆與葵交書獨午無之宗勉始以爲賢諸人曰呂伯可獨立
無黨及嵩之入相得彌遠人才簿雖知敬午而內實憾之移午
浙東提刑令邵泳熾董復亨論罷提舉崇禧觀中外不直嵩之
再復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令兼崇政殿說書嵩
之雅不欲午與言路密謀以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除瓚右
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至中
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
子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縣簿
改知於潛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吳王府爭墓皆決之歷四
轄六院尚左尚右郎官慈星見請罷公田還民及矯詔廢十七

界會于行闢子似道大怒調將作監薄令言者論罷之與雲臺
觀祠紀意仕進起知州軍皆不赴卒年八十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登寶慶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
牙非錢至州有告朝廷方行十七界會若此等錢皆得用會願
小須之獲有大利經孫曰此錢悉取諸保司出諸公帑吾納會
而私取其錢外以欺民內以欺心奚可哉詰且悉以上之守驚
服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與相知事必咨而
後行秩滿進權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拜爲監察御史劾京
尹厲文翁言僞而辨行誣而諱疏入留中卽日出關上遣使追
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召爲秘書
監兼太子諭德俄升安撫使時韓家居經孫其門人不令捷法
及韓起判本郡劾奏郡通判語侵經孫乃躬造朝白于政府願

自乞閑明通判無罪時論建之累遷至太子左庶子歷詹事輔
導東宮三年數陳經義隨事啟迪太子入侍必奏其所講帝輒
稱善景定三年春雷應詔言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爲主有
懷者以譁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發切
中時病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公田法行條其利害忤賈似道諷
御史舒有開奏免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以是去嘆曰我
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遊入太學登寶慶進士累官
知楚州密結忠義軍都統時青以圖李全秩滿耻出彌遠門下
調婺州教授學政以呂祖謙爲法平居慕徐俯有清望倚亦重
之至闕累稱其賢李宗勉在政府力言於宰相喬行簡許以朝

除適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請遂格除知龍溪
轉運王伯大上其最宗勉召審察將至而宗勉卒時相嵩之密
示相親意師雍不顧遷糧料院院與相府密邇亦不領嵩之勢
浸盛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之師雍與應起善故
嵩之疑師雍連諷御史梅杞攻擊差知興化軍及應起入臺遷
師雍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再斥趙綸項
容孫史肯之復與正言李昂英侍御史章琰連疏乞竄嵩之帝
勅令致仕直舍入院劉克莊言故事宰臣去國畀以貼職得守
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師雍謂元降御筆無觀文之命自
克莊啟之刻以朋邪顧望失身犯義免所居官又乞籍嵩之家
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琰復劾臨安尹趙與憲及執政陳
韓寅緣爲孽帝怒鄭家乘間劾罷昂英琰師雍又擊與憲腹心

葉開不報案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吳潛去之自是師雍孤立善類日危矣陳垓爲監察御史與案等四人合謀去師雍會大旱求言牟子才李伯玉盧鉞指案坦等爲起災之由坦等僞爲匿名書誣子才三人師雍於上前發其僞撰之迹謂匿名書律令所禁不知何由得至御前適鉞疏舉師雍案指以爲黨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師雍故與鄭清之同舍厚善然以劾其親劉用行魏峴清之心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會帝將拜師雍侍御史清之沮之曰如此臣不可留乃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力丐去清之猶冀其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遂劾罷師雍以直寶文閣奉祠復起爲御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于官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

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故能博采公論當官而行始終
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李昴英字俊明廣州番禺人父天棐
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長從崔與之游弱冠登上第考官稱
爲南方間氣調汀州推官平反民獄郡無冤者守陳孝嚴驚刻
下倉卒致變昴英委身直前脫之虎口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
循州戍卒亂山惠州直趨番禺守帥曾治鳳潛遁昴英與鄭與
之皆家居提兵討賊廣城被圍昴英縋身而出諭賊禍福歛兵
退城賴以完事聞理宗褒其膽畧召爲監察御史首疏畏天變
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一時氣節凜然擢閩粵提刑貪
吏望風解印淳祐初杜範與劉漢弼徐元杰偕薦除朝請郎直
秘閣抗言時事一定國本二去權奸三斤宮媼闔寺值三賢暴
卒昴英奮激論列稱其冤抑士論壯之進秩朝奉大夫兼侍講

益自感勵知無不言三疏蒿之姦請貪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
裔至引上裕不納外授主管建康府三學諸生作詩送之用李
師中送唐介韻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
論傳誦未幾遷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卿吏部侍郎志在格心時
宰側目其忠鯁出于天性竟以世道迫阨不顧而歸作詩爲文
抱道自樂親喪廬墓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于尙酋嗜殺之殃
止于鄉帥尤有出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卒之前數日大星殞
碩識者言其生死咸繫于天所著有文溪集二十卷文天祥陳
文龍加以評論得諡忠簡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江淮生萬於濠州自幼忠伉有大
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邊防要害登進士調和州教授端平元
年主管吏部架閣遷國子學錄添差通判鎮江時金初滅當路

知其人豪啟問旁午鄭清之始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振厲邊民。感發人心已而元兵抵境三邊震動理宗語吳泳草罪已詔復以咨萬因爲條具沿邊事宜以爲長淮千里中間無高山大澤之限惟濠州居中其東爲盱眙楚州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其西爲安豐光州以達信陽淮流淺濶敵每揭厲以涉法當併兩淮爲一制闢調揚州北軍三千自淮東接應往來宿毫之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得併力淮西其淮西又惟合肥居南北之中亦當建制置司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每候西兵東來必令荆襄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論用兵當以五千人爲一屯統千一將二長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又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

其中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州縣論屯田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邛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邛所依者山之險盡此界限使無地不種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論戎司舊分戍守殿步兵戍真楊六合鎮江兵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以統制部之出外皆仰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遇警急則帥臣親統以行北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以都統而知光州者池司都統反在楚州鎮江都統反在應天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用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閭民兵以援浮光寬邊民之能捍邊者厚賞以資其力其後兵

興用竊行履畝之令又官廟堂名爲更化反蹈故相之所不爲
其他敷陳累數萬言皆篤于自任切於當世三年授密院編修
嘉熙六年權屯田郎中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三而
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
天不在他苟陛下之心皆與天合永永勿替卽其命在我矣差
知台州食惟蔬餽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其姦往往改業上下肅
然郡以大治在台五月遽乞祠久之遷屯田員外郎兼國史編
修封顯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則天意可回遷尚右
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尋擢監察御史論史宅之不當復玷從班
蒿之事體迫遽氣象傾摧可爲太息疏入罷言職遷大理少卿
卽日還常熟寓舍凡遷官皆力辭乞休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
致仕卒後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稱其立朝蹇諤有古遺直爲

郡廉平有古遺愛。兼聞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
贍其家。其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
行未然者。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致矣。故終其身。設施論諫。皆
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奏劄十卷。

曹剛字西士。溫州瑞安人。從父叔遠字器遠。少學于陳傳良。登
紹熙進士。李壁薦爲國子學錄。迂韓侂冑罷。通判涪州。後守遂
寧。營卒莫簡稱亂。相戒無敢犯。入爲工部郎出。知袁州。召除太
常少卿。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諡文
獻。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咸孫邵皆登進士。剛少從
錢文子學。登嘉泰進士。除安吉州教授。重慶府司法。叅軍。郡守
度正欲薦剛。讓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爲嘆服。改知建昌縣。
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倉部郎官出。

爲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
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復至召入
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號爲嘉熙四諫疏
言立太子厚論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進用太驟及李鳴復
過失忤旨遷起居郎幽以不得其言累疏乞休與天錫交久相
知最深嘗作古詩以寓規正天錫疏留之言臣觀幽之所論有
朋友責善之功君臣陳善之義直諫多聞老成端重實之近班
可以正乃粹儀有位欲望委曲流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
則陛下旣昭好賢之美而愚臣亦免妨賢之尤不報久之起知
福州入守寶章閣待制權禮部侍郎致仕卒諡文恭子倫老亦
登進士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玄孫後家金壇登嘉泰進士調當

陽主簿差幹辦諸司審計司景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詔選賢
能吏勞來安集除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叅議官至則撫
摩瘡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米幾以言罷知安豐軍遷國子太
常二簿理宗親政拜監察御史疏奏進君子退小人正風俗息
奔競四事又言朝廷忽臣之言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
遠畧必欲僥倖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朝
廷猶且惑焉帝於知仁勇之學有未至矣遷右正言拜殿中侍
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肆無忌憚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取劉光祖時奏格
觀於風化切於事宜者頒示中外從之又上疏言君德必統乎
剛早起夙興思惟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
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

才計軍實帝皆善之歷官至華文閣直學士知建寧隆興爲江西轉運副使兼安撫使赴闕權工部尚書遂與劉宰同里合志稱其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守平江時宰嘗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名臣若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貝州之變文彦博親自討賊乞於近臣中擇有時望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

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使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將孚其恩信。熟其威名。遇天下無事。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以尊朝廷。若邊鄙有警。委以重寄。俾專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矣。升太常丞。累遷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頻告旱。滂黼言。常平儲蓄不足。請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歷遷侍御史。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奏。祠卒。

劉伯正字直卿。江西餘干人。父簡爲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官奏議授伯正。以開禧元年進士調太平主簿。歷密院編修兵部郎官。拜監察御史。有事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獨

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期以大任遷左司諫疏言
兵籍糧餉豫備之艱難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
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糾察計吏之法又上急
務當慮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淳
祐中歷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御史孫起予言罷
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蔡次傳又言降一官致仕寶祐元
年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稱其立朝靜重鎮浮不求名譽
以爲善藏其用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三 終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十五

洪咨夔

劉漢弼

唐璘

林畧

鄭采

李韶

劉應龍

劉穀

洪天錫

危昭德

朱貔孫

陳宗禮

常林

常挺

陳仲微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登嘉定進士除如皋簿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改南外宗學教授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辟
崔與之淮東幕府丘壽雋代與之爲帥懼金兵至閉門設守咨
夔言於壽雋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惟人心驚
動敵聞且驕其來必矣但當遠斥候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

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青州張林兼山陽帥事。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如魏博故事。卽以所獻就犒其軍。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令輸其半。林亦不來與之。帥蜀奏咨夔通判成都龍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請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苦戍。復苦漕。爲請于制漕兩司。得免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諭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與之。并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布公。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先及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蜀人高之。還朝。授祕書郎。歷金部考功員外。會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諷李知孝。梁成大。交諭鐫二秩罷歸。讀書故山。彌遠死。召爲禮部員外。入見。問當

今急務言進君子退小人。尤在陛下一念堅凝。充養英明之氣。又問人物以與之對。願趣其來。可爲朝廷重。陛下簡知真德秀。魏了翁。皆當聚之朝廷。俄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語同拜。王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今不極本窮原。何由仰答。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且無寄。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取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君。奮起振厲。坐政事堂。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其大有四。曰自用。自專。自私。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又乞罷樞密薛極以厲大臣之節凡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
綱大振會將改元端平乞并下詔求言使人得盡情無隱令大
臣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
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曰親睦本支正始闔門警
肅侍御審正邪用舍儲文武全才憂先根本無事邀功又乞損
常平義倉及鹽課苗稅多取之弊時以減金朝廷動色相賀咨
夔上言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尤當鑒端門受降之崇寧
方今大敵爲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豈可渙然解體矜功頌德
以遺方來之憂上雖嘉納然不果從未幾擢殿中侍御史會王
定入臺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
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權吏部侍郎兼給事中與德秀同
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口瘍已深引咎悔過乞祠甚力奏臣

數備言責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事矧又病久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復奏比來徇私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未能無所繫累最後乞擇宗室子養之併仲濟王立後事時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敢有深言者人以爲難進刑部尙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加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御筆稱其頗亮忠愍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端平三年卒特贈兩官謚忠文所遺兩漢詔令摯抄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二歲而孤母謝氏教之登嘉定進士除吉州教授歷監南嶽廟名試館職改祕書正字學明義利之辨應詔極言致菑弭患之道轉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數事論制閭當復其舊戎司各

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一帥權
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模以用人才遷著作佐郎直兵財楮幣
權不可分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
便升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所陳皆切於時務擢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帝獎諭曰卿純實不欺故朕親擢宐
悉心以告漢弼首言臺綱久弛三事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論
給事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
之又劾舍人濮斗南正言葉賁留中不出賁松陽人史嵩之腹
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出漢弼知温州嵩之久擅國
柄帝益患苦之乃復漢弼太常少卿召除左司諫帝嘗屬以薦
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
疑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

付外行之擢侍御史兼侍講密奏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
今虛位已三月尙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
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
類不可得矣臣昔聞富弼辭起復止於五請蔣弼止於三請今
嵩之已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以裨名教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覽納並相范鍾杜範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初嵩之預
爲引例地奪情起馬光祖總賦淮東至是漢弼追論勒令追服
終喪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王德明皆時昔
託身私門爲之心腹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漢弼自以受
知特異而姦邪未能盡屏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以戶
部侍郎致仕淳祐五年暴卒特贈四官給田五百畝褚五千緡

諡曰忠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登嘉定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調吳縣尉有盜殺人挾舟併亡者求之不得民自誣伏璘爲緩之果得賊太湖與舟俱至舉縣神明之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主之璘視故籍則民田也力爭迂使意移監縣稅以直聞調瑞州教授約白鹿洞條敷先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改監行在樵貨務辟淮東巡司催轄綱運官會制使出師楚州以捷聞遂欲乘勢取淮陰璘謂捷奏多誇詡不可信今聚兵集糧所費不貲儻能使賊全師北去況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正恐迭出撓我憂方大爾不聽後果死傷者六萬璘由是知名擢知晉陵凡隣州有訟皆願送可否制使陳韓辟爲建康通判舉府事以聽未幾擢監察御史故事御史就職惟常服拜殿墀有論奏繳進帝獨召對

組殿令服窄衫面讀所疏首論賈似道不顧民命輕挑兵端

盜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

語載弘道錄

惟與之操行類楊綰雖

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

朝望稍孚然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

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上爲收容又問邊事璘

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璘益感知

遇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削籍廢璘鄭性之懦

而多私黨庇姦庸臣曾受其舉狀然國事至此不敢顧私及論

李鳴復交結權倖事多不報璘立臺僅百日世稱唐介復出至

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旬外授廣西運判改江東兼

知嘉興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

揭榜馬前咨所部利害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廬丁

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卽選將總二州兵船以耀敵檄當塗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麥秦損總領所錢二十萬助江防軍聲大振尋遷直華文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梅冠作示以威信寇遂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恐重取於民他日召募重貽朝廷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其居官大節毋敢爲多至是母亡居喪哀毀遂不食而卒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登慶元進士歷饒州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蜀帥崔與之目爲豪闊之瑞薦遷武學博士國子太常二丞奉祠起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更左司諫兼侍講告帝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熙三年進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尋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宣奉大夫

鄭衆不詳何郡人官祕書省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著作佐郎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史斷之起復事關名教有礙素行帝諭以卿言雖切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權殿中侍御史疏臺諫以糾察官邪爲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達陛下已行其言未及兩月忽復敘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言官不廢臣非爲漢弼惜爲朝廷惜也又奏劾不才望諫王贊襄基先胡清獻錫秩罷祠遷侍御史疏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劍進執政之歸休補外者與之貼職可也而皆授以正任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弘簡錄

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輕濫莫此爲甚夫無功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覲幸於其間則凡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月餘御史陳求魯劾其嘗按工部侍郎曹幽主管架閣洪芹大傷公論罷之九年卒

李韶字元善彌遜曾孫父文饒台州司理韶五歲能賦嘉定四年與兄寧同登進士調南雄教授改慶元袁熒敬之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改太學博士太學生嘗式迂學官韶力排之旬外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而獨重韶遷知道州葺周惇頤故居錄其子孫且周其家擢提舉福建市舶入爲國

子監丞出知泉州轉太府寺丞遷尙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
今國柄有陵替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言爲諱此風不改其禍豈直如斯而
已又言乞以國事邊防委丞相鄭清之各行簡各任其責論史
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
使各盡其才又言魏了翁刻志四十年忠言讜論去就出處具
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
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闢襄州變出肘腋
未可以爲罪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陳洵益刑餘腐夫乞予
外祠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亟出之帝怒韶還笏殿
陛乞歸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嘉熙初復召韶上疏固辭言不
敢進者有四其一天下大勢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

離物價踊貴臣竊以爲必自九重菲衣惡食臥薪嘗膽使上下
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莫知所爲其二聖
斷由已用舍徇情近史宅之予郡外議皆謂攀援之徒自是復
用環視前日効忠之臣流落擯棄臣雖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者其三蜀方受兵特起嵩之於家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
首兵亦豈能無罪故乞出嵩之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試其說
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亦竟廢罷而歛敵無功者坐膺相命設
或議臣前日有所附會臣豈敢哉其四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
傳聞其人謂臣陰受廟堂風旨今苟貪君命竊恐道路譏臣向
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詔不允趣詔赴闕遷戶部禮部侍
郎疏言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
及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初意豈

不甚美奈何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任其責者考論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之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今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舍此不爲悠悠玩愒幾於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尚之也疏入嵩之不悅除衆侍讀史館韶固辭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倚之一二都官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欲與必不能守其所欲與因乞歸除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奉鴻慶宮祠淳祐五年召權禮部尙書入見疏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臣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

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今陛下所謀者。妃嬪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使土地日蹙。人民日喪。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腹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者乎。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而不肖者反因是以媒進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言。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獨不及於一枯槁。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獨不蚤計而豫定。又言。游似以人望用爲宰輔。有牽制之者。使不得一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日從之去矣。擢翰林學士知制誥。不拜。尚之服除。將起章琰李昂英等論列。尚之甚峻。詔落職。予祠。韶復抗疏曰。臣謹按

春秋鄭莊無君而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之初未聞以其爲王卿士貴重而莫敢聲罪致討也。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致討。皆春秋所不赦。乞亟賜裁處。勒詔尚之。致仕未允。琰昂英並罷言職。韶十疏。句去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陛辭疏言彼此相視莫能行其志。而裁決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來。而臺諫之口可鈴。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也。疏上。卽出國門。後累召不赴。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嘗默坐一室。門無雜賓。與杜範同列。皆以廉直聞。中外稱爲李杜。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登嘉熙進士。授零陵簿。饒州錄事叅軍。改知崇仁。時淮西失利。應龍以能固守。擢監察御史。劾竄丁大

全時京師米貴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計
軍實以振國威因條時政六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便
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稱檢放以蘇民窮
嚴戢盜以除民害未報復爲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先是帝初
爲皇子時聞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及元兵渡江問潛策將安
出潛對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曰卿欲爲張邦昌乎
未幾北兵退帝怒潛不已夜出疏藁授應龍使劾之應龍謂潛
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
怒會賈似道亦素忌潛又知勸糴歌爲應龍所作併怒應龍遷
司農少卿尋以言官論去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抹
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運判轉祕書監兼國史實錄院知
隆興府兼江西運副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權兼侍講上疏迂枋

臣意出知建寧亟辭南海寇作以顯謨閣待制遷知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至則並行勦逐南海大治名拜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辭歸隱於九峯病卒子元高登進士知侯官縣早歿

劉敞字聖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試入太學儕輩翕然稱之丁大全追逐丞相董槐敞首率同舍生伏闕論大全罪送散南安軍安置乃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切語集成十卷名濂洛論語大全貶復還太學未幾御史陳垓正言蔡榮誣劾程公許黃之純六館相顧失色敞復上書畧曰敞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用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膈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陛下卽位幾三十年所仗以培植宗社在君子而扶持君子在公論故端平間公正滿朝忠議接武天下翕

然稱爲小元祐。至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稱爲小端平。豈知年來培養保護之心。大爲轉移乎。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養自肆。姦種相仍。諂諛承風。傾險設阱。空君子之黨。倒公議之戈。常明詔興起俊髦。召公許來自家。食君子覘之以卜進退。顧以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君子之氣脈自此絕矣。兼之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奈何。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脈自此絕矣。又言今者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孔臭騃子而躡登從。棄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要。罄錢神通靈於旁。踐公器反類於互市。趙汝騰國之劉向而

以忠鯁斥牟子才楊棟李伯玉今之汲黯而以切直罷其餘皆甘心鷹犬聽其指嗾宰相所不樂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以去之臺諫所彈擊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以行之方其召也欣然知出於宸衷及其去也獨以獲罪於時宰陛下之恩反不足恃宰相之怒竟莫可逃倘萬機之暇熟思而靜評之果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耶此輩貪饕澳忍久汙要津雖兩觀四裔猶恐不速若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尙方有劒何能救國事之萬一哉又諫游幸曰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輕忽世故眇視萬機單于未嘗震懼而多慾之費耗加於漢武北邊未嘗無事而宴安之鳩毒甚於明皇創龍翔集慶西太一祠以爲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信如其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而全蜀五六十州安全者不十數敗降者相繼出福何在耶俄署昭慶

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故書曰出納朕命詩又曰出納王命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誠以所關甚大若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如今之中書參試門下封駁尙書施行凡不由三省名曰斜封墨敕伏覩近日郊祀慶成以來恩敕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夫內批者祖宗時凡機密重事禁中處分付外如取太原下江南是也非如外戚市恩近習僥倖臣日夜念此官爵者陛下之官爵三省者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其所出命卽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陛下恩乎願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不違欵四年改祕書正字言正學不明義理日微異端不息替或轉熾臣非不

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懇惻
開陳疏上留中求去會丁父憂服除授集英殿修撰公海制置
知慶元府請建慈湖書院及濟民莊八年召還累拜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同修玉牒兼侍讀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十年丁母
憂值江上潰師起復端明殿學士不赴陳宐中從二王入海迎
敵共政將遜相位蔽幃然而起託宗祀於母弟成伯行及鼎浮
以疾卒有蒙川集十卷

洪天錫字君瞻晉江人登寶慶進士官潮州司理參軍勢家豪
奪民田白守還之辟真州判官方大琮留寘幕府除知古田縣
舉行鄉飲以教民風邑素繁劇牒訴很多天錫立爲剖決庭無
留訟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論誅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大水發常
平振之改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疏天下三忠宦官

外戚小人董宋臣謝堂厲文翁是也三患不除必爲君德累理
宗力護文翁出御札令天錫易疏言待朕自戒飭之又介吳燧
再三宣諭天錫力諫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陛下遲回護惜
不欲繩以法及勢焰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
得矣自古姦人憑怙城社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
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
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天錫奏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
當去愿早賜裁斷會天雨土天錫奏其異爲蒙爲不辨君子小
人所致又言今蜀中地震浙閩大水上下困窮遠近怨疾獨貴
戚巨閹安享富貴不知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值宋
臣復奪民田吳民仲大倫等列訴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
舉所及鸞儀司皆謂田屬御莊不當受理天錫謂御史職仲寬

抑若中貴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中劾
宋臣併廬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祇供
繕修比年動稱御前故凡姦賊老吏積捕兇渠皆竄名其間有
司不得舉首小民展轉受害忍使後日史臣書曰內司之橫自
今日始不報疏至六七上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
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百司庶府而獨
重北司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帝之世閹人不
至大竊威福蓋天錫有力云御筆改大理少卿還太常皆不拜
明年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至則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
遷直寶謨閣廣東運判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則景定
元年轉知漳州節制屯戍軍馬援例奏辟幹官一員報行軍機
密文字詔可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疏在廷無嚴憚之士

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
與隱情惜已者多忘身殉國者少擢工部侍郎疏病民五事曰
公田合于銀絹鹽鈔賦役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在治罷亭
戶買鹽止荔枝貢名爲刑部尙書進顯文閣直學士五辭召命
特改華文閣奉祠轉端明殿學士致仕咸淳八年卒上震悼贈
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
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通祀輯畧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凡若
干卷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初登第歷史館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
崇政殿說書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甚多遷秘書
郎殿中侍御史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郡縣官箴不舉仕
宦寡廉廢民膏血爲已甘腴民將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

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示郡國中嚴號令俾急其所急
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並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
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舉考
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
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
力則觀聽之必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讀條上屬民四弊
願陛下立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患害之防必求安節之事毋
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
足而不下匱矣擢侍御史疏言時政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
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折衷泉
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
新出輸倉自貸之令而民免貴糴室畢收之門使官府無黜陟

之異正輪臺之議使疆界無彼此之分則氣脈蘇醒意向翕合
矣遷起居舍人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致
仕卒所著有春山文集子微孫咸淳元年進士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登淳祐進士除臨江教授史嵩之聞其
名欲致之館下力辭父喪服除改福州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
公事制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陞皆薦之天久陰雨貽書政
府言欲回天積陰在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
董槐得書嘉歎遷主管架閣文字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之專
權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辟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
勘大全又使其黨許以驟用貔孫拒之謁告歸省遷太學博士
大全死帝親擢爲監察御史首疏權姦誤國禍延學校乞察六
士之寃益務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

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西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
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魏孫
疏言鑾輿一動三邊瓦解群盜蠭起必不可止遂罷歷遷太子
右諭德兼國史實錄院詔許乘馬赴講魏孫衍說經義甚得體
究凡事關於君道必委曲敷陰寓警戒太子每爲之改容權
直舍人院適大禮成詞命叢委每久亡慮數十魏孫遲筆如飛
夜未中輒就所草皆溫潤典雅母憂服除授祕書監轉左諭德
兼崇政殿說書疏浙西復行公田之弊推春秋尊王紂弱之旨
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
淫聲奇服之禁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時宋臣
復進魏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長星出東方言欲
回天心先回人心請罷外戚內臣及進奉後餘失人心者辭旨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懇切帝爲感動進侍讀屬疆場多事似道極命范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似道深忌之度宗卽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章服犀帶遷吏部尙書不拜帝因舊學雅欲留之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奉興國宮祠尋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務榜除郡倉斛面取贏興學校以勸士未幾卒贈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從袁甫游登淳祐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星變示戒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今天下方事於利欲之場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并著作郎尙左郎官轉右司陞對力言丁大全之惡言願爲宗廟社稷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小計

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成蛇之心願寄腹心於
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
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提點廣東刑獄進煥章
閣遷祕書監以御史虞處言追官任永州景定四年拜侍御史
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舍人曹孝慶論罷之度宗卽位拜殿
中侍御史兼侍講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
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隨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
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樞禮部侍郎兼給事
中進讀孝宗聖訓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
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惟不以私意害
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
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命樞禮部

尙書乞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命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
興府辭逾年改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咸淳六年加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
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必不可回因其求墜而加
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十一月致仕十二月卒遺表上贈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諡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葉曲轅散木
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管見人物論

常林字長孺同曾孫也入太學登淳祐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
持不畏疆禦部使者交薦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剗繁裁劇
稱府尹馬光祖薦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戢吏
卒苛取提刑趙與憲屬林檢覆雪無錫羈氏冤獄改監江淮茶
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光祖益敬之擢知嘉定縣歲大水勸

分和糴按籍均敷發運王煇提刑孫子秀共薦簽書臨安府判官不撓時權有辟提舉淮東常平楸如其不可笑而卻之政府強楸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益憚都城火後差民船徙運瓦礫而勢要宦官輒庇所私楸悉追籍聽命力拒戶部科買藥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有水災發社倉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似道家爭田事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潮水害稼請捐金發粟修築新塘名曰海晏秋果風濤大作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極論檢覆之弊與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除集英殿修

撰出知平江值旱蠲苗稅版帳大寬公私之力節浮費修府庫
改浙東安撫使復遇水災捐萬楮以振請糴米萬石復蠲新苗
諸暨災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乏死與病者置普惠
庫取息造棺給之民生祀于其家尋名爲刑部侍郎辨僞關獄
救八倉虧欠平反冤獄全活甚衆兼給事中上以隆國夫人從
子黃進爲觀察使林封還錄黃帝怒御筆令委曲書行迄不奉
詔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尙書入
見言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
之久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上乃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
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朝堂議事不合
以疾謁告特與執政恩數力辭二年春拜叅知政事爲夏士林
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登嘉熙進士歷官大學錄名試館職遷祕書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邊關三事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選良吏擢正人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胎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累官直學士院工部侍郎給事中諫議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泉州入樞禮部尙書兼侍讀進帝學發微歷遷同知樞密院事封長沙郡公咸淳四年拜參知政事踰月乞歸予郡十一月致仕卒贈少保陳仲微字致廣其先世居江州旌表義門後移高安登嘉泰進士調莆田尉歲凶部卒饑民作亂仲微捕戮爲首者籍閉糶抑強糴一境以安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仲微按法歸曲浮屠其徒

揭其事鍾上旦暮咒詛仲微見之不較質明首僧無疾而死遷
海鹽縣丞隣邑有疑獄一問立決改知崇陽下情畢達姦吏無
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饋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
乏制使上其最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提點江西刑獄以
迂賈似道罷旋起知惠州遷太府丞權侍右郎官時國勢危甚
仲微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
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又言
誤襄者不專在於府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宣布十
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
悔既往尙愈於迷纚纚千餘言極其愷切出爲江東提點刑獄
德祐中累遷殿中侍御史益王卽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
厓山兵敗走安南卒年七十二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

惡衣菲食自同簞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弘簡錄卷一百五十之四

終